

外公外婆的春晖

陈 鸿

小时候,常听母亲谈起春晖,知道那是一所学校,校名取自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。更重要的是,这是外公外婆的母校。

今年夏天赴上虞顺路去了春晖,圆了长久以来的心愿。春晖位于离城区百官十几里外的驿亭小镇,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言“是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”,开车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。学校坐落在白马湖畔的山野,即便是现在,也是远离人烟,有几分寂寥,不失为一方静心潜读的好去处。

始建于1919年的春晖,为乡绅陈春澜先生慷慨散其金而建。主政者为教育名家经亨颐先生,因深感官立学校“丑秽得不可向迩”,而立志“一洗从来之积弊”。一时间,文友们呼朋引伴而至。夏丏尊先生辞去湖南第一师范之职,携家带口“从极热闹的杭城移居这荒凉的山野,宛如投身于极带中”。朱自清先生与家人离开侨居的宁波,在一个“微风飘萧的春日”走进了白马湖。丰子恺、朱光潜先生也从大上海赶

来……于是一群极负盛名的文化人聚首白马湖畔。

外婆于1931年入学,家族本是上虞百官颇有声望的谷氏望族,只因父亲病逝,无奈辍学。数年后,执着的她几经周折求学至春晖。外公则来自台州府宁海偏远的乡下,只因是父辈兄弟家族中唯一男孩,才有了春晖求学之幸,叔叔为此变卖了家中老宅。

穿过一大片现代化的教学楼,寻至春晖旧址处,但见林木如华盖般茂密,校舍古朴俨然。当年的春晖,首开学生自治的清新之风,外公外婆担任学生会干部,接触到有别于旧式教育的民主和知识。那时的外婆风华正茂,想必也如电影中那般剪着齐耳短发,一身蓝色短袄和黑色长裙,那是民国女生标准的行装。

穿过春晖后门的平桥,便见一字排开的七八幢平房,这里是春晖当年名流们的居所。背靠青翠欲滴的象山,推门便见白马湖一湾碧波,好一派“风来不禁倾耳到屋后的松籁,雨霁不禁放眼到墙外的山光”。无怪乎夏丏尊离开杭城“小梅花屋”,欢喜地搬进

新建的“平屋”。与夏先生比邻而居的是丰子恺先生,他学五柳先生在屋前亲植上柳树,颇为自得地命之“小杨柳屋”。晚来的自清先生,则住在夏先生腾出“平屋”的三间房。经亨颐先生为自己建的长松山房小洋楼,日后成为蔡元培、黄炎培、胡愈之、俞平伯、叶圣陶等文人讲学时的住所。

外公外婆入校时,红尘中的李叔同已变身佛门中的弘一。大师经常小居在白马湖畔“晚晴山房”,这是白马湖文人们为大师集资而建,让居无定所的羸弱大师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。外公诸学子每每有人生的困惑,便将写有问题的纸条塞进门缝,第二天,门前必有大师解答的纸条,红尘和佛门便有了某种通道。

比邻而居的平民书生们朝夕相处,宛如一家,过着恬静又快意的日子。他们三五日一聚,浸润在湖光山色中,谈文学和教育之梦,品酌着老酒,那是一种绍兴人无比喜欢的地产黄酒。外婆说,年轻时,她能喝上个四五斤老酒,只是喝多了不好。“谢晋年

轻时就爱喝酒,而且逢酒必醉。”在外婆的校友录中,谢晋的名字赫然在列,他是小外婆五六年的学弟。谢先生对母校充满感情,他在参加春晖百年庆典时,溘然离世。

自清先生在宁波四中执教,只给师生留下寡言孤独的背影,先生对这段经历也鲜有提及。而对于白马湖,先生则写过多篇动情的散文。或许,白马湖清风明月、恬静如水,且又好友相酌、惺惺相投的日子,更合先生淡然的脾性。

文友聚首白马湖,不过二三年,但回报他们的人生况味却是丰厚的。夏丏尊先生在平屋写下一批散文随笔,后来辑成著名的《平屋杂文》。在白马湖文友的鼓励下,丰子恺开始了将寻常生活融入漫画的艺术探索。丐翁的《白马湖之冬》、自清先生的《春晖的一月》《白马湖》、丰子恺的《山水间的生活》等清新而自然的散文名篇,给中国文坛留下了永远的白马湖文学流派。

翻开外婆春晖校友录,昔日的春晖精英辈出,桃李满天下。外公考入蒋公担任校长的中央政治学校读书,那是与黄埔军校并称一文一武的名校。外婆就读杭州师范,以后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女教师,一辈子教书育人。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走出的学子,出息的只是当个村会计或村主任罢了。冥冥中,我听见外婆的一声叹息。

□高考纪事

我所经历的七七年高考

原 杰

我1977年参加高考,主要是受到表兄的触动。

有一天下班回家,母亲无意间提起,说表兄近来很忙,晚上看书看到十二点。我问为什么?她说准备参加高考啊!我心里一咯噔:自己的成绩比表兄好多了,连他都参加,我为什么不呢!不久,我高中的班主任也捎信来,说我成绩好,应该参加。这便坚定了参考的决心。

可在准备复习考试的过程中,我才发现梦想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实现。由于高中毕业已经好几年,学业荒废了不少,加上“文革”时的学校没有认真教学,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政策只说明了考试科目,共有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、地理六门,却并没有划分考试范围和考试内容。作为首届考生,我没有任何经验,不知道该怎么复习,也不知道会考些什么,更没有复习资料。何况由于人多,我家所在的奉化裘村中心学校不办复习班。没有教师授课,考生们各显神通,私下想方设法联系指导老师……我也专门到几十里外的母校奉化二中进行打探,那里确实举办了一期复习班。我去时刚好赶上一堂写作辅导课,虽人员爆满,不少人挤在后排,但整个教室鸦雀无声,只有老师授课的声音……实在挤不进去,我只好悄悄趴在窗外听——这个班,莼湖本地人也难挤进去,何况我一个外地人!

最后想想,只有“自习”这一个办法了。白天要上班——没有告诉车间同事、领导,怕一旦考不上,会被笑话,复习时间只能集中在晚上。就这样,每晚坐在自制的8瓦小日光灯下翻书摘录、默默背诵,直至深夜。

当时规定,大学文科可以不考外语。对我来说,政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四门也还好。尽管高中的后阶段基本不上课,可写政治评论文章特多,练就了写作水平。同

时,毕业后没有其他书籍可看,便随手把政治、历史、地理课本当作“闲书”来消遣,这次便派上了大用场。我把练习题一道道做出来,而后工工整整抄在笔记本上,用来背诵——这两本笔记,在初考结束后,被我所熟悉的两位辅导老师要去,用作对其他同学的辅导资料……难的是数学,连基础公式都已记不全。当看到炙手可热的数学老师那种神情时,便不去请教。我在后面一个月时间,精力主要花在数学复习上,最后正式考试时,100分制的试卷考了45分,而没有像样复习的语文考了78分。

由于人多,全省安排了两次考试:一次初考,由县里出题;第二次才是正式考试,由省里出题。初考时,记得当时裘村公社考场共分14个班,其中大学文科两个班。初考后,只有6人获得参加正式考试资格。而等到包括裘村等七个公社的奉化莼湖区考生集中正式考试时,大学文科也是两个考班,最后考取的就只有区区5人。

当自己接到由公社文书室转交的考试结果通知时,自是喜不自禁!忙跑到中心学校向老师报告。他们也很高兴。随后有几个考取的同学也陆续过来——共有6人录取,其中文理科各一名,另外三名为中专(我表兄名落孙山)。而全县的考试情况是:有好几个公社剃了“光头”——大学、中专一个也没有考取;也有的没有大学,只考取一二个中专生。有一位老师忽然说,这可是一件多年未见的大喜事,应该张贴大红喜报才好啊!其他老师马上附和。于是我立马跑到不远处母亲工作的百货商店,买来红纸,其中一位老师取来笔墨,写好后拿到大街上的宣传栏张贴。有许多人围过来观看,只听其中一个人说:“裘村公社,考上的却没有一个是姓裘的!”

就这样,整个参考过程如梦魇一般,可结果却是真实的:我如愿被浙江师范学院录取,成为七七届中文系的一名学生。

自在飞花轻似梦

小山

有些植物,哪怕只是简单想象一下名字,就非常美好,如果再看它们非凡的花叶,就更加怡人了,含笑、玉兰、蔷薇、水仙,即为此类,合欢亦然。合欢,合家欢乐,多么吉祥的寓意,多么美丽的祝福,再欣赏一下它们奇特的花、碧绿的叶、舒展的形,就更加喜欢了。

宁波老小区汪弄,有六十多棵合欢树,尤以筱墙巷两边为多。早锻炼时,总要从这些树下经过,就这样看着它们光秃秃的树干,不知不觉之间碧叶满树,枝叶扶疏。端午前后,再次经过,忽闻一股甜香扑鼻而来,抬头一看,原来又是一年合欢开了!

合欢花开,美丽异常。远远望去,好似一片片云霞落在绿叶之间,又好像一只只粉色的蝴蝶在树上翩翩起舞。仔细观察一朵合欢花,但见一个个管状的花萼里,长出一束束纤细、轻盈的花丝,颜色下白上粉,十多束小花丝呈放射状组成一个小扇面,既像公子束冠上的簪缨,又像一朵朵粉色的绒花,非常奇特,惊叹造物主把合欢花打造得如此精巧细致!

合欢之名,源于其叶。《本草纲目》引用鄞县人陈藏器的观点:“其叶至暮即合,故云合昏。”故合欢又有“夜合”之名。清代才子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也提到:“此树朝开暮合,每至黄昏,枝叶互相交错,是名合欢。”他认为合欢象征夫妻和谐,最好种在卧室边上的院落里。还煞有介事地说,想要此花开得越艳,不用施肥,只需将夫妻共浴的洗澡水浇灌就可以了。

查《本草纲目》,有两段引述挺有意思。一是嵇康《养生论》云:“合欢酺(ju ān)忿,萱草忘忧。”二是崔豹《古今注》云:“欲酺人之忿,则赠以青裳。青裳,合欢也。植之庭除,使人不忿。”嵇康和崔豹都提到,合欢可以让人除去愤恨,但原因呢?他们言之不详。难道仅仅是合欢花好看,名字



古老的驼队

钱钢 摄

□小小说

幸福时光

岑夔钧

白晓成子然一身,想起了小时候去搬外婆的那个下午。

他隐约记得,当时父母与现在的自己仿佛年纪,而自己也就不八九岁的样子。家里很穷,只有一间半老屋。妹妹还小,老缠着妈妈。有时,烧晚饭晚了,父亲就骂骂咧咧;母亲也是刀子嘴,火气很大——父母就老是吵架。

一天,白晓成放学回家,走进后门,发现锅冷灶上空,什么饭菜都没有。走到前门,让他一惊的是,大门一边的侧壁竟倒了,带石灰的砖头撒了一地。母亲坐在地上,似乎刚刚嚎啕大哭过,鼻翼一抽一抽的,泪水流了一脸。

“妈,你怎么了?”

隔壁邻居家,隐约听到妹妹的哭声。

母亲的眼神是呆滞的。她似乎沉浸在自己深深的痛苦中,又像是打了麻药针,人被麻翻了。

“妈,爸呢?”白晓成急了。

母亲没有睬他,自顾慢慢爬起来。

“妈,你们怎么了?”白晓成隐隐感到是父母吵架了,“这墙怎么倒了?”

“都是你那个畜生爹,一天到晚

就知道搓麻将,家里的事,什么都不管!”母亲一边抽噎,一边走进房里去。看样子,这墙是他们打架时撞翻的——白晓成注意到了母亲散乱的头发了。

白晓成不知道怎样处理眼前的局面。他想劝劝母亲,可是说不出口。他想把父亲找回来,挪了半天,还是没有走出家门。这时,他发现邻居阿婆在向他要招手。他像没气的球一样,茫然地看着阿婆。阿婆走近了说:“你爸你妈打架了,你还不赶快把你外婆叫来。”白晓成点点头。

可是,白晓成有点害怕。他一个人没有去过外婆家,虽然外婆家只与他家隔着一个村子。

他从中午磨蹭到下午。母亲躺在床上,对什么都没反应。他饿极了,可是没有吃的东西。

他知道,如果不把外婆叫来,晚饭也没得吃了。天阴沉沉的,就像家里死寂的气氛。他也没有横下一条心,仿佛是出于本能似的,一个人向外婆家走去。他有点怕怕的,去外婆家的路,要穿过一座小桥;还有,那户人家的狗,以前老是向他叫。他小心地走在乡间的路上,总是不忘看看后面,怕有什么追来,猛地咬他一口。他没法绕过那户人家,果然老远就听到了狗叫声。

他的心狂跳起来,飞也似地跑起来,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他听见有人带着哭腔,停下来发现原来是自己。

外婆家是一处大院子,七邻八舍地住了很多人家。那里曾是他的乐园。可是,今天只一个人来,他觉得脸上光光的,不好进门。那些舅舅姑姑见了,问长问短,绕舌头,他不知怎么说。他偷偷绕到西厢外婆家的后门,四下没人,赶紧敲门。一急,尿也急了,胡乱中掏不出小鸡鸡,就尿在裤腿上了。他一边敲门,一边就哭了起来。

后来的事情是,外婆急急拎了几样东西,一手搀着他回来了。

有了外婆,他的压力就小了许多。外婆一边把家里翻倒的桌椅扶正,一边走进里屋劝母亲。她端了一盆水,先给母亲洗脸。母亲一边擦脸,一边向外婆哭诉,就像他在外面受了欺负,向母亲哭诉一般。慢慢地,母亲的哭声小了。外婆走到外间,开始烧水。他乖乖地跟在外婆身边,外婆抚抚他的头,叹了口气。

一会儿,外婆盛了一碗面,放到桌上,把母亲扶出来。白晓成看着那碗面,直吞口水。“成成乖,外婆还有呢。”外婆把小碗里的面放到他面前。这时,母亲把